

日日春 花开不息

虞 谦 (美国)

爸爸现在住的这间房子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屋里装满大小书柜的书，也不是屋外远处的几栋华丽高楼，而是阳台上两盆常年花开不息的粉色日日春。

日日春花结构超级简单，只有一层，几瓣丝状的叶子环绕一点颜色略深的花心。这是世界呈现给我的第一朵花。无论是在老家，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加州，日日春花以各种色彩，牵动我几十年不变的记忆和乡心。

爷爷是惠安石匠，奶奶是惠安农女。虽是“粗人”，但他们终生爱花，特别是在美国加州，日日春花以各种色彩，牵动我几十年不变的记忆和乡心。爷爷是个石匠，奶奶是个农女。虽是“粗人”，但他们终生爱花，特别是在美国加州，日日春花以各种色彩，牵动我几十年不变的记忆和乡心。

爸爸现在住的这间房子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屋里装满大小书柜的书，也不是屋外远处的几栋华丽高楼，而是阳台上两盆常年花开不息的粉色日日春。

日日春花结构超级简单，只有一层，几瓣丝状的叶子环绕一点颜色略深的花心。这是世界呈现给我的第一朵花。无论是在老家，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加州，日日春花以各种色彩，牵动我几十年不变的记忆和乡心。

爷爷是惠安石匠，奶奶是惠安农女。虽是“粗人”，但他们终生爱花，特别是在美国加州，日日春花以各种色彩，牵动我几十年不变的记忆和乡心。

五

一个秋雨绵绵的上午，我开车专程从石家庄来到邢台市平乡县南董庄。全部硬化的街道边上堆放着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停放着不少小轿车。在以王月秀名字命名的“月秀胡同”，有张书振生活过的老宅院和二层小楼，显示着生活的富足。我由衷感慨，如果黄骅将军地下有知，看到他的子孙过上这样的幸福光景，定会含笑九泉，他当年为革命奋斗牺牲不就是为了千万人包括他的子孙过上好日子吗？

埋葬着张文起、王月秀和黄自威（张书振）、袁福花的两座坟坐在田野里隔路相望，翠绿的青草蔓爬满坟头，一旁颇似黄菊花的洋姜开得灿烂，柳树柏树葱茏茂盛。两座坟都用石栏围起，墓前矗立着平乡县人民政府2019年农历十月立的深红色石碑，上端的五星格外醒目亮眼。一个上书“革命老人 拥军模范”，一个镌刻“革命先烈遗孤”。在村支书张伯的陪同下，我打着雨伞踩着泥泞的土地，分别在两个墓前敬献了鲜花，深深地三鞠躬。

我在花店选的鲜花叫马蹄莲，因状如马蹄而得名，素洁，高贵，温馨，寓意怀念和敬爱。它一般在春天开花，却在秋天盛放了，算是迟开了吧。我心念一动，感觉到另含一层深意。

黄骅原名黄金山，1930年参加红军时，负责招兵的何长工见这个小伙子生龙活虎，就说：“你就像一匹骠驹，将来一定驰骋疆场。我给你改个名字，就叫黄骅！”骅，即赤色的骏马，属于中华。

迟开的马蹄莲，最终还是开了。它为黄骅一家而开，为那些驰骋疆场的先烈们而开，不仅开在原野，而且开在心底，永不衰朽，永葆馨香。



像完成一件工艺品，极有成就感。

采摘完毕，橘子一箩筐一箩筐地装上手拉车，我们尾随车后一直跟到永宁河澄江埠头。埠头上泊满了摇橹船，搬运工挑着担子忙碌地穿梭在埠头与船舱。船上橘子装得满满的，水快淹到舷帮了，船老大才摇起橹开船。木船一条连着一串，河面一浪赶着一浪。橹板划水的声音轻柔、舒缓，此起彼伏，犹如轻音乐，让人听得沉醉。几十条船，首尾相接，远远看去犹如一条龙舞动雄爪在澄江漫游。

岁月流逝，当初的“公房里”孩子已经两鬓斑白。“小伙伴”相约再回故地时，往事仿佛触手可及，而门前那一望无际的橘林已被一座座住宅塞得满满的。公房还在，却已破旧不堪，墙上青苔斑驳，刻着雨湿风蚀的苍凉，但每一块青砖瓦都承载着半个世纪的记忆，讲述着橘林里的那些故事。

迟开的马蹄莲

刘江滨



要吧把这个孩子好好抚养，等有一天团一个(完好)交给人家爹娘。

张家夫妇有两个女儿，一个十二岁，一个尚在襁褓中。所以，张家抱养一个男孩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引人瞩目。为了让这个来历不明的男孩有一个合理的存在理由，王月秀费尽了脑汁，并给孩子起名叫张书振。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群皇协军，把王月秀吊在树上毒打，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多少年来，张俊友为了寻找爷爷，走了多少烈士陵园，参见了多少纪念馆，搜寻了多少资料，都记不清了。但他坚信，这一次比任何时候都接近目标，自从看到黄骅烈士的照片起，那种血脉的亲近感、认同感时刻萦绕在心里。他对天空说，爹，我一定替你找到父亲，找到我爷爷！

二

张俊友的父亲叫张书振，已于2010年去世。张俊友对父亲临终前的一刻刻骨铭心。父亲躺在床上，已无法说话，浑浊的眼睛一直睁着，似有无限心事要交代。张俊友是长子，太了解父亲，他说：“爹，你是不是还惦记着找老家啊？你放心吧，我一定找到！”父亲眼角默默淌下了两行泪。

张书振，原名黄自威，1937年12月4日出生于延安。1940年4月20日被黄骅夫妇寄养在平乡县南董庄农民张文起王月秀家中，后来，这一天就成了他的生日。

那时正是春天，麦苗蹿出老高。黄骅被上级从山西晋西支队调往鲁西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兼第三分区司令员，开辟敌后根据地。途经平乡县，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战争环境如此残酷，黄骅夫妇无奈将不满3岁的儿子就地托付给地下党寄养。接受这项任务的是我党地下交通员张素兰，南王庄人。她思前想后，在夜色的掩护下，抱着黄自威和一个黄布包袱来到她的娘家南董庄，把孩子郑重托付给哥哥张文起和嫂子王月秀，这是她最放心的人。她对哥嫂说，这个孩子是八路军首长的骨肉，你们要当成自家孩子养，而且绝对要保密，对外就说是商人的孩子。包袱里有20块大洋，是抚养费。王月秀对张素兰说，放心吧妹妹，俺就是舍了自己的命也

三

张书振经王月秀的精心抚育，还有村里多个党员家庭的关怀照顾，在平乡这块土地上慢慢长大成人。他当过儿童团团长，18岁就担任村大队

橘子红了

陈 妮

我们抑不住内心的兴奋，不断萌发私闯橘林的冲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黄岩的橘子非常“吃香”，产量位居全国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橘乡，全国闻名。生在橘乡，尤为自豪，无论在哪里，人们可能不知道台州，但必定知道黄岩。“黄岩蜜橘”响当当，天下人谁不晓得。橘子的品种繁多，成熟期不同，口味也不同。最先挂红的是早橘，早橘吃起来最香，黄岩至今流传这样的俗语：“吃功本地早，讲功饭店嫂”，这是对本地早最好的褒奖；乳橘，也是我最喜欢吃的一种。橘肉细软，个小，果皮薄光滑，看上去玲珑有致，握在手心，娇柔得让人不忍用手去剥。唐宋时期，乳橘作为朝廷贡品，被誉为天下第一果；朱红，顾名思义，从里到外都

长，在北京门头沟当过煤矿工人，因受伤回平乡当粮站管理员，后又回村务农。

我是谁？我的亲生父母是谁？我的老家在哪里？这是张书振一辈子萦绕在心底的困惑。张书振多次询问王月秀，因战时保密，王月秀只知道他的父母是八路军，但说不清具体是谁。张素兰等知情人都去世了，这一切都成了谜。

事实上，黄骅的妻子顾兰青1949年后也寻找过孩子们，并找到了寄养在山东的大女儿。她也来平乡一带找过儿子黄自威，但因各种原因，阴差阳错未能如愿。顾兰青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告诉唯一生活在身边的女儿黄自威，她还有一个哥哥叫黄自威，嘱咐她要想办法寻找。黄自威通过报纸登寻人启事，上央视《等着我》等方式寻找，但皆如石沉大海。

双方都在寻找。党和政府有关方面也始终在寻找。

张书振在周边地区找过，跑了不少地方，一无所获。

在张俊友心里，奶奶王月秀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不仅为八路军养育了后人，还曾是村妇救会主任，带领妇女们给八路军做军鞋、缝军衣。有一次，村里喇叭通知党员开会，奶奶对张俊友说，我也是党员嘛。俊友说，那你怎么不去开会呀？奶奶神秘地一笑，我跟他们不一样啊。后来分析，可能奶奶是地下党，后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吧。

1976年王月秀病故。弥留之际，她拿出四块银元交给张书振，说，你爹娘当年留下20块银元，我没舍得花完，留作信物，或许还能找到他们。

多年的寻找没有结果，张书振渐渐淡了继续下去的心思，只深深埋在了心底。一天夜晚，张书振带张俊友去邻村看电影《英雄儿女》。电影里王芳有两个爸爸，张书振对儿子说：“唉，我也有两个爸爸啊，一个农民爸爸，一个八路军爸爸。”

当我看到张书振的照片时，深感惊奇：一个白发老农，身板挺直，器宇轩昂，眉宇之间流露出一种凛凛英气，应了他的本名不怒“自威”。令人不能不感慨英雄的基因真是天生的强悍。

四

张书振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留下终生遗憾。但是，他这一未了的心愿，儿子张俊友帮他完成了。

自从2015年在报纸上见到黄骅的照片，张俊友就打心里已经认定黄骅就是他父亲多年寻找的亲人。2019年大年初二，天空飘着雪花，张俊友在北京女儿家过年时，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带着儿子张松冒雪直奔黄骅市烈士陵园。

张俊友在黄骅事迹陈列前沉浸流连：黄骅，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参加过长征，1943年在如今的黄骅市牺牲时才32岁，2014年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

不少人知道河北沧州有一个黄骅市，却未必知道这座城市是以抗日英雄黄骅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6月时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的黄骅，在新青县大赵村开会时被叛徒杀害。1945年9月为纪念黄骅烈士，新青县改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设市。

英雄的事迹彪炳青史，英雄的身后事同样可歌可泣、荡气回肠。

黄骅有一男两女三个孩子，儿子和大女儿寄养在百姓家，黄骅牺牲时小女儿尚未满月，后随母改嫁。1953年大女儿黄延冰在山东找到，可惜1955年就病逝了，年仅15岁。小女儿黄鲁彬在母亲临终前知晓了自己的身世，后由刘姓改回黄姓，并于2012年由黄骅市政府安排举家迁至黄骅。2015年9月3日，黄鲁彬作为抗战英烈子女代表受邀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只有儿子黄自威一直下落不明，去向成谜。

在朋友们的安排下，我和在石家庄打工的黄骅长子黄俊友见了面。这位当过兵、立过功的中年男人，五十多岁，身材高大挺拔，相貌俊朗，尤其是那一副眉毛，浓而密，黑而长，平添了几分英气。

闻此消息，不啻耳畔响了一声炸雷，令我震惊！一直下落不明的黄骅儿子不仅找到了，而且居然就在我老家！从时间和空间都似乎距我遥远的黄骅霎时拉近了距离。

在朋友们的安排下，我和在石家庄打工的黄骅长子黄俊友见了面。这位当过兵、立过功的中年男人，五十多岁，身材高大挺拔，相貌俊朗，尤其是那一副眉毛，浓而密，黑而长，平添了几分英气。

话匣子一经打开，便如滔滔江水，穿过岁月的云烟，如泣如诉如歌如吟的往事在眼前铺展开来。

一

2015年的一个夏天，黄俊友——那时他还叫张俊友——开车去鸡泽县东三陵村给用户送冰箱，他在县城开着家电商门市部。

用户在田里干活未归，用户家对面是村部，天太热，张俊友先到那里歇歇凉。进到屋里，看见桌子上有一张《人民日报》。闲着没事，张俊友附过身去看报。忽然，那篇怀念黄骅烈士文章中的照片强烈地吸住了他的目光，他的心中一颤，怎么这个人这么面熟，跟我父亲这么像！

黄骅，他只听说过沧州有一个黄骅市，第一次知道黄骅还是个人名。张俊友心跳如鼓，出了一身大汗。待和用户交接完毕，他顾不上吃饭，迫不及待开车直奔鸡泽县委组织部，在那里，他查到了这样关键的历史资料：“黄骅在东进途中，将孩子寄养在太行山下一位百姓家中。”黄骅烈士寄养过孩子，而父亲正是当年八路军寄养的孩子！至于“太行山脚下”，虽然自己的村庄——平乡县南董庄是平原，但往西离太行山也不是太远。莫非，黄骅就是一家寻找多年的亲人？张俊友一夜无眠。

张俊友的女儿在网上查到了另外一个重要信息，2007年黄骅市一名老干部王新华找到了黄骅烈士的小女儿刘（黄）鲁彬，黄鲁彬也到黄骅市

儿时的记忆总让人难忘。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家搬进了“公房里”。这是一幢青砖青瓦盖的两层楼房，里面住着十几户南下军人和地方干部。“公房里”坐落在城郊，周边被成片的橘林和农田环绕，除了不远处有几家农户，很少有外人出入。

那个年代，住公家造的房子，表明这家人是吃公家饭的。因此，我们这些孩子被那些农户羡慕地称为“公房里”孩子。

春天来了，田野里遍地黄花，含苞的橘花也被挂上一树，一朵紧挨着一朵，娇羞地藏在郁绿的橘叶中。暖风细雨后，花苞绽放，一朵五瓣，尽情享受着雨水后的温情。黄昏，站在楼上放眼望去，橘林连绵不断，薄如轻纱的橘花开了满枝头，星星点点，在日落余晖映照下显得更加柔美。清幽、沉郁的花香，似远似近，飘洒回旋，沁入心脾。坐在窗前写作业的孩子们被阵阵清香撩得心痒痒的，丢下作业，偷偷溜进了橘林。

成片的橘林铺天盖地，一望无际。站在树下，微风吹过，橘枝摇曳着身姿，橘花随风飞舞，落下的花瓣暗香残留，与挂在枝头的橘花遥相呼应，使人宛若醉入了花的梦乡。

